

煌石室碑全

敦

室

煌

碎

石

金

乙丑五月東方學會印

敦煌石室碎金目錄

毛詩豳風鄭氏箋殘卷

春秋左氏傳昭公殘卷

漢書匡衡張禹孔光列傳殘卷

燉煌錄殘卷

職官書殘卷

後唐天成元年殘曆

晉天福四年殘曆

宋淳化元年殘曆

老子義殘卷

南華真經殘卷

存田子方品

老子天應經

目錄
道家書殘卷

劉子殘卷

唐律義疏殘卷

名例
雜律下

食療本艸殘卷

周公卜法殘卷

靈棋經殘卷

目錄

毛詩豳風殘卷

上虞 羅 振玉 校錄

詩豳風 鄭氏箋

上 變故陳后稷先 業之艱難也 闕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箋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言將寒先著火星所在也

一之

日昃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一之日十之餘一之日周正月也日昃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

氣也箋云卒終也此二月正之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歲乎故八月則當續者矣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

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三之日夏正月也幽地晚寒于耜始耨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箋云同猶具也喜讀為饁饋酒食也

耕者之婦子俱以饁饋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也又為設酒食焉言勸其事又愛其吏也此章陳人衣食急餘章廣而成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箋云將言女功之始

故又本於此也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匡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倉庚離黃

也執匡深匡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桑箋云載之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柔桑稱桑者也

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

悲殆及公子同歸

遲遲舒緩也繁藩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思感其物化也殆始也及與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

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此謂幽風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

葦為萑葦段為葦豫落葦葦可以為苗也箋云將言女

功自始至成故

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楊猗彼女桑

斨方釜也遠枝遠也楊條楊也角而束之

曰猗女桑夷桑箋云條桑枝落者采其葉也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

陽為公子裳

鵙伯勞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染薰陽明也祭服玄衣熏裳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

裳厚於所貴而說者

四月秀葍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箠

不榮而實曰秀葍葍草也蜩蟬也穫亦獲也隕墜也

籜落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秀葍其是手秀葍也鳴蜩也禾穫也隕箠也四者物成而將寒之候也物成自秀葍始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

子裘

于貉謂取狐狸貉之皮也狐狸之厚以居蓋冬則天子始裘箋云于貉往捕貉自以為裘也狐狸以供尊者言此時寒宜助女功者

二之日其同載績武

功言私其縱獻豸於公

縱繼也功事也豸一歲曰縱三歲曰豸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箋云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事俱出田獵也不用仲冬亦豸土晚寒也豸生三歲曰

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

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斯螽蚣蝢也莎鷄羽成振迅之矣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在宇入我床下皆謂蟋蟀也言三物之始此著將寒之有漸

熏鼠塞向瑾戶

穹窮室塞也向北出牖也庶人華戶箋云為此四者以備寒非卒來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

室處

箋云為改歲者終而一之日歲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穹窒瑾戶之室而居此而女功止者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

叔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鬱棗屬也莫莖也剝擊也春酒凍醴也眉壽豪眉也箋云旣以

鬱及棗助男之功又穫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也此之謂幽雅者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

壺瓠也叔拾也苴麻也樗惡木也箋云瓜瓠之蓄麻實之樗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功養農夫之具者也

九月築場圃

春夏爲圃秋冬爲場箋云場圃

同地耳物生之時和治之以種養菜茹物盡成築堅以爲場

十月納禾稼黍稷重

□□

麻叔麥

後熟

下闕

敦煌唐寫本毛詩豳風七月殘卷英倫所藏據美國博物館影照本移錄與

今本異同頗多七月亨葵及菽菽作叔六月莎雞振羽傳莎雞羽成振訊之

訊作迅均與釋文一本同其他若九月授衣箋故言將寒今本作故將言寒

饁彼南畝箋俱以饁饋來今本無饋字二之日其同箋因習兵事俱出田獵

也今本無事字獵字九月築場圃箋物生之時和治之以種養菜茹今本和

作耕又脫養字皆以此卷之義爲長其他譌誤有轉須據今本是正者茲取

付手民一仍其舊以存唐本面目甲子六月上虞羅振玉記

毛詩殘卷

春秋左氏傳昭公殘卷

上虞 羅 振玉 校錄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魯怨杞因管其田而
今不廢喪紀故禮之

大夫

如秦葬景公禮也

合先王士弔大
夫送葬之禮也

三月鄭人鑄刑書

鑄刑書於鼎以
爲國之常法也

叔向使

詒子產書

詒遺也

曰始吳有虞於子

虞度也言准度子
產以爲己法也

今則已矣

止已

昔先

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臨事制刑不務設法也
法務設則民知爭端也

猶不

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

閑防也

糾之以政

糾舉也

行之以禮守之以信

奉之以仁

奉養也

制爲祿位以勸其從

勸從也

嚴斷刑罰以威其淫

淫放也

懼其未也故晦之以忠聳之以行

聳懼也

教之以務

時所急也

使之以和

悅以使民也

臨之以敬莅之以強

施之於事爲莅

斷之以剛

義斷恩也

猶求聖哲之上

明察之官

上公王也
官卿大夫

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

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

權移於法故
民不畏上也

並有爭心以徵於

書而微幸以成之

因危文以生爭繼微幸以成其功焉

不可為矣

始為

夏有亂政而作禹

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義士以制

周有亂政而九刑

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也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

今吳子相鄭國作封洫

在襄母年

立謗

政

作三賦也在四年

制參辟鑄刑書

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

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

式刑文王之德曰靜四方

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也刑法也

又曰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

詩大雅也言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孚信也

如是何辟之有

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

民知爭端矣將

弃禮而徵於書

以刑書為徵也

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錐刀末喻小事

亂獄滋豐賄

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

數改法也

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

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以見箴誠為惠也

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

大心星也

周五月昏見也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

刑器鼎也

藏爭辟焉火而象之

何為

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灾

夏季孫伯如晉拜莒田也

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

晉侯享

之有加邊

邊豆之數多於常禮也

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苟免

於討不敢求貺

貺賜

得貺不過三獻

周禮大夫三獻

今豆有加下臣不堪

無乃戾也

懼以不堪為罪者也

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

驩以加禮致驩心也

對曰寡君猶未

敢

未敢當此加也

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

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宴存之貨

宋寺人柳有寵

有寵於平公也

太子佐惡之

華曰合比我殺之

欲以求媚於太子也

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

詐為盟處

而告公曰

合比將納亡人之族

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也

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

遂逐華合比奔衛於是華彥欲代右師

彥合比弟也欲得合比處

乃與寺人柳

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

聞合比欲納華臣

公使代之

代合比為右師

見於左師

左師向戌

左師曰汝夫也必亡

夫謂華彥

汝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汝何

有

言人亦不能愛汝

詩曰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

詩大雅也言宗子之固若城也俾使也

汝其

畏哉

為廿年華彥奔衛也

六月丙戌鄭灾

終士文伯之言

也

報前年送女也

過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

不敢當國君之勞也租鄭地也

固請見之見王見如見鄭伯如見楚王言棄疾恭而有禮者也以其乘馬八疋私面

私見鄭伯

見子皮如上卿

楚卿如見

以馬八疋見子產以馬四疋見子太叔

以馬二疋

降殺以兩

禁芻牧采樵不入田

田種不犯

不樵樹不采藝

藝種者也

不柚

屋不彊勾誓曰有犯命君子廢小人降

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者也

舍不爲

暴主不恩賓

恩思

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

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也

韓子之適楚也楚人不逆公子弃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

叔向曰楚僻我衷

僻邪衷正

若何效僻下闕

左氏昭公殘卷

漢書匡衡張禹孔光傳殘卷

上虞 羅 振玉 校錄

上闕

□□□□□□□□□□以禮樂□□□□□□□□莫不獲賜社
□□蒙化而成俗今□□□□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
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
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
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
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卽位衡乃與御史
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
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作威福爲海內患害
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

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
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疾乞骸骨上丞
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
遂及朕躬君遵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
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忘詆欺加非法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
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
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
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

律一斗稻米得一斗酒爲上尊酒一斗稷米得一斗酒爲中尊酒一斗粟米得一斗酒爲下尊酒

衡起視事

上以新卽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墨墨不自安
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運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久之衡子昌爲赴騎校尉醉煞人繫詔獄赴騎官屬與昌弟
旦謀昌篡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

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

文顯曰屬臨淮郡

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伯爲界初元元年郡圖誤

以閩伯爲平陵伯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

蘇林曰平陵國僮縣千陌名也平陵陌在國陌而誤十餘歲衡乃始封此

鄉也晉灼曰舉郡而言耳自封縣也

遂封眞平陵伯以爲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

乃定國界上計薄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主

薄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

問殷國界事曹欲奏柰何殷曰賜以爲舉計令郡實之

如淳曰若今校課第

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

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爲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

安鄉南以平陵伯爲界不從故而以閩伯爲界解何郡卽復

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九千

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盜所

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生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統領計薄知郡實正國界計薄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蓋及賜明阿丞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蓋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爲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張禹字文子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從家蓮勺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詡受易瑯琊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旣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